

張作霖與王永江

陳嘉驥

奉張帳下東北三傑

張作霖始則崛起於東北，繼而雄霸北方，當其全盛時，並曾進軍江浙，掩有中國大陸半壁江山。每當他驅師進關與羣雄逐鹿中原，江淮各地立刻震動；失利時回關自守，以長城為屏障，東北固若金湯，人皆莫可如之何。

民國十五年，蔣總司令在廣州誓師，率國民革命軍北伐，掃蕩禍國軍閥；北洋軍閥及其控制的北京政府搖搖欲墜，行將土崩瓦解之際；張作霖受羣閥推戴，始則就安國軍總司令，領導已無鬪志的雜牌軍隊，企圖與國民革命軍進行頑抗；



張作霖幕府大將王永江。他和楊宇霆、郭松齡並稱三傑。

繼而以大元帥名義控制北京政府，儼然以「元首」自居，妄想鞏固北方，為北洋軍閥政客們作最後之屏障。總之，在民國初年袁世凱塌臺之後，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之前，在羣閥擾亂中國之際，張作霖與吳佩孚雖同為軍閥羣僚之一員，然其品格與為人，尚不失為一英雄人物。

張作霖之所以能有如此赫赫「聲名」與「武功」，除其本身膽略過人，在千鈞一髮之際當機立斷迅赴機宜外，其善賞信用長於籠絡才智之士為其所用，亦為主要原因之一。

論當年東北人傑，在張作霖幕府濟濟多士中，最具功勳而影響力大者，厥惟王永江、楊宇霆、郭松齡三人，一般人嘗以東北三傑譽之。這三傑各有專長，郭松齡長於練軍勇於作戰，楊宇霆富於韜略長於縱橫捭闔，王永江則擅長理財精於民政。日本自甲辰日俄戰役，即視東北為其囊中物，每欲藉機尋釁，企圖佔領中國這塊物華天寶土地，但因有張作霖與三傑在，東北庶政有條不紊，日人始不敢莽撞乃隱忍待機。到民國二十年，日人鑒於中國逐漸統一，強大的中央政府勢力殆將在近期内籠罩東北，又加以張學良正率其主力部隊於華北，且三傑均已不存，無人能處理變局於指顧之間，乃趁機悍然發動九一八侵略行動。

東北新政的推行者

王永江字岷源，遼寧省金縣人，是東北當年一位傑出政治家，被人尊為東北的蕭何，對張作霖的雄霸北方，有莫大的助力。王永江除擔任奉天省長外，並被北京政府網羅擔任內政總長，惟王始終不離東北一步，對內政總長一職亦不肯遙領。王永江除善於理財與民政外，眼光也相當遠大與銳敏，他不止一次的勸阻張作霖勿涉足關內事務，而以建設東北安定東北為首要。他認為東北在地勢上係屬中國之首，有居高臨下之勢，表裡山河，足資固守；且東北資源富厚，沃野萬里，只要坐息休養二十年，不但無論吳佩孚、馮玉祥、閻錫山等均將無法與東北為敵，且亦力足抗拒強隣對東北覬覦。

王永江上述自保意見，可惜不為好大喜功、急切於「統一」中國、自為華夏盟主的張作霖所欣賞。張作霖之率東北軍迭次入關，不但使中國內地益增糜爛，且導子弟以浮華，教官僚以腐敗；東北與華北人民財力均為之虛耗殆盡，最後張作霖且以身殉，當其彌留之際，當難免不有「悔不聽王永江之言」之憾！

東北新政泰半係經由王永江之手完成，如革新警政、辦理保甲、振興教育、整理財政、創辦

紡紗廠、築瀋陽至海龍鐵路、設立新式醫院，其中以對振興教育創辦東北大學，魄力之大、用錢之多，最爲膾炙人口。東北大學工學院實習工廠內機器，均係購自德國最新穎機器設備，花費甚多，一般人均認爲給學生實習，用不着花這麼多的錢，買這樣好的機器。有一次楊宇霆向張作霖說：「用了這麼多個錢，買了這麼多的德國新機器，一天價交給學生們亂擺弄，要是弄壞了多可惜。這些機器瀋陽兵工廠全用得着，不如交給兵工廠，俾能物盡其用。」張作霖說：「你的話很有道理，不過這是岷源（即王永江）主張這麼做，我得先問問他再說。」王永江聽到此一消息後，立刻向楊宇霆表示：「學生們時常擺弄機器，把機器擺弄壞了，這當然不是不可能，但是爲將來長遠着想，非這樣讓他們擺弄不可，否則他們怎麼會懂得這些機器怎麼用與怎麼製造？只要學生們會用了，將來他們才可以替公家作事，弄壞了舊機器，說不定將來自己可以造新的，不讓他們動手擺弄怎麼成，要想不要永遠向外國買機器，就不能這樣捨不得。」楊宇霆對王永江這個說法，雖然仍不表贊成，但是張作霖却深以爲然表示贊成，東北大學工學院實習工廠機器轉交瀋陽兵工廠之議遂成過去。

當東北大學創辦之初，日本駐瀋陽總領事向張作霖說：「創辦大學是一件相當費錢的事，並且花了很多錢也並不一定會辦得好。我們（指日本）在瀋陽辦的南滿鐵路醫科大學，和旅順的工科大學，都已經辦了很多年，成績不錯，已造就了許多好醫生與好工程師。我們願意開放給中國人

，每年儘量招收中國學生，替你訓練各種醫學與工程人才，這不比你們自己花很多錢去創辦新的大學好得多嗎？」張作霖對日本總領事建議未表同意，他說：「我們中國人常說百年樹人，爲一國的根本大計，沒有人才這個國家怎麼成？這樣重要的事怎麼能總是仰賴朋友幫忙。東北大學我一定要辦，我並且希望你們幫忙我們辦，我們大學畢業生如果還要深造，我是很贊成到你們東洋去留學。」王永江也極力擁護張作霖這個主張，他說：「我沒聽說過，這樣的大事專門仰賴別人的。」日本這項惡毒陰謀遂未得逞。

整理財政奠定治基

張作霖於第一次直奉戰爭受挫於吳佩孚後，爲了與兵雪恥報仇，遂傾東三省的人力物力訓練軍隊改良武器配備，其規模相當龐大。因此當時東三省財政支應亟爲浩繁，但在王永江規劃下，不管財政如何困難，前所釐訂的策路計劃、工業計劃、教育計劃等仍然照常實行。但張作霖的擴軍行動並無止境，臨時的擴軍計劃往往細於應付，這時就有人利用軍費一時無法籌足之際，向張作霖云：「大帥進兵關內，擊敗吳佩孚統一中國應爲第一優先，我們現在何必急着築鐵路、辦學校，這些事都可在以後進行，把這些錢省下來，俟大帥到了北京以後，再開始辦亦不爲遲。」

張作霖聽這些話聽多了，自然覺得有理，有一次爲了一項軍費沒有着落，一時氣惱拍桌大吼說：「這是怎麼的！後院辦事就有錢，我辦事爲什麼就沒有錢！」（張作霖原爲奉天督軍兼省長，當

然是合署辦公，後來他把省長一職交給了王永江，便把督軍與省長的辦公地點分開，前院爲督軍辦公處，後院爲省長辦公處，張作霖所指後院即係省長王永江。）張作霖發火是發火，但一轉念間想到王永江爲他整理財賦的功績，憤怒之火立刻爲之消失，對王永江之舉措仍予容忍；識者對王永江的遠見與功績，以及張作霖之能有人用之量，堪稱雙美而相得益彰。

緣當年東北財政制度極爲紊亂，一點章法也沒有，視關內各省尤爲不如。民國四年奉天督軍段芝貴離職，將省庫積存現金數十萬銀元，悉數携走充爲私囊。張作霖繼任奉天督軍兼省長後，因爲缺少理財經驗，對軍政費用支應一點辦法也沒有，沒有錢就向日本的朝鮮銀行與正金銀行舉債，未數年即累積借款達二千萬元以上，竟約達東北三省稅收一年的總數。張作霖終於有了覺醒，日本豺狼不如，常此依賴日本，難免不啓日人對東北作進一步的侵略野心，乃亟求一善於理財人士，以清償對日本的債務，以免今後一切被日人所箝制。王永江此時，由於其理財的專長，遂爲張作霖所重用。

王永江在張作霖崛起之前，曾歷任奉天省地方上稅捐局局長、東邊道道尹、奉天省省稅捐局長、屯墾局局長等職務。張作霖得勢後，曾聘王永江爲督軍署顧問，繼而即任爲奉天省警務處處長；嗣張作霖鑒於王永江作事有果斷，對全省警政積極整頓，收效頗遠，頗愛其才，乃調升爲財政廳廳長，責以全權整理財政。

王永江獲得張作霖的信任及全力支持，乃悉

心擊劃，對開源與節流各項措施，以大刀潤斧的作法，放手實施，不久即獲立竿見影之效。王永江首先樹立預算制度，堵塞了數額過於龐大之臨時支出，繼而開始整頓稅收，剔除中飽，省庫收入於是激增。奉天省稅收，當時以田賦（名為畝捐）為大宗，其次為貨物稅；關於田賦，因土地冊籍所載畝數與實際情形相差頗鉅，漏稅數字相當的多，復予徵收人員以勒索中飽之空隙。王永江乃設置奉天省全省土地清丈局，並自兼局長，以新式測量方法，普遍重新丈量所有土地；結果，賦地大為增加，同時實施畝捐徵收提成給獎制度，收獲税金倍於往昔。

關於貨物稅，王永江以其歷任地方及省稅捐局局長多年，對其中積弊瞭如指掌，乃調整稅捐機構，改進人事配備，提高獎金比額，但嚴予考成。同時加強監督，將一切陋規均行禁絕，於是一切中飽斂跡，稅收數字亦為之激增，每年約可增收九百餘萬元，對日人借款得以逐步清償。張作霖見王永江作事有條不紊，且其所作所為，着着均指向問題根本之處，誠治事不可多得之才，乃將所兼省長職務辭卸，委王永江為奉天省長，俾事權專一，更易收革新之效。

田賦貨幣軍工鐵道

王永江任奉天省長後，更銳意新政，於田賦與貨物稅整頓完畢後，又鑒於當時東三省幣制紊亂，奉天邊業銀行、吉林永衡官銀號及黑龍江省官銀號，均各發行紙幣。因這些銀行與銀號均未按照規定提存準備金，發行不免溢濫，以致形成

通貨膨脹，幣值貶值，商民交困，因此對東三省幣值有「毛奉票」之稱。

王永江乃雖准張作霖，設置東三省官銀號，統一發行紙幣；幣制統一之後，東北金融遂趨於穩定，工商企業乃得復甦，投資者日多，經濟乃趨於活潑，對於輸出入貿易均有良好影響。財政為庶政之母，稅收充裕之後，金融亦隨之穩定，產業亦為之興隆；因此除還債之外，庫存並有盈餘，東北當局乃開始發展交通，推動經濟建設，並進而擴充軍事裝備，更有力問鼎中原。（張作霖之積極問鼎中原，因與王永江形成意見不合，而使王永江求去，此係後話。）

張作霖在東北財政上軌道後，首先設置東北講武堂，成為東北軍幹部之搖籃，其規模制度猶勝於國內若干軍官學校，遂使奉軍在北洋軍閥中脫穎而出，形成一股重大武力，關內大小軍閥對東北張作霖及其所部奉軍，無不刮目相視。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之前，東北奉軍一度形成大小軍閥的主力部隊，將其苟延殘喘的希望，完全寄託於在北京自稱大元帥的張作霖身上。

東北講武堂成立後，張作霖繼而再接再厲，又成立航空處及航空學校，以發展東北空軍武力，不久東北空軍實力即行凌駕吳佩孚的直系空軍之上。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初，奉軍憑藉空軍優勢，先聲奪人，使當時的大總統曹錕及北京市民，均為之惴惴不安，畏懼東北空軍的轟炸。

張作霖在發展空軍之同時，又斥鉅資在瀋陽成立一個全國首屈一指大兵工廠，生產步槍（當年稱為瀋陽造）、機槍、手提式機槍、迫擊砲、

鋼砲等武器。瀋陽兵工廠不論規模、機器新穎等方面，均超過清朝時張之洞在漢陽設立兵工廠之上。當時漢陽兵工廠控制在直系的曹錕與吳佩孚手中，張作霖有了瀋陽兵工廠，不僅足可與之對抗，且武器性能更遠超過之，並使蓄意侵略中國東北的日本為之側目。

所謂財政為庶政之母，換句話說就是「有了錢好辦事」。張作霖這時不但已無求於日本，且亟思奪回利權，開始設法與日本對抗；被人稱讚的東四路、西四路的南滿鐵路包圍戰，已經在此時開始一步一步的實行。不過張作霖還是有些投鼠忌器，未敢公開形成完密包圍網；當時敷設的鐵路有打虎山至通遼的打通鐵路、瀋陽至海龍的瀋海鐵路、吉林至海龍的吉海鐵路、四平街至洮南的四洮鐵路、呼蘭至海倫的呼海鐵路等線。此時各段鐵路係分別分段進行，各不相屬，亦未向外表示聯營以減弱南滿鐵路價值。

築港和興建紡織業

除鐵路外，並針對大連獨佔東北貿易情形，開始興築葫蘆島港、凌漢營口港、測量鴨綠江口的大東港等。王永江又鑒於東北同胞每年需要棉布至夥，而這些棉布悉數由日貨供應，為東北最大的財源外流孔道。於是創辦奉天紡紗織布廠，生產東北同胞所亟需的棉布，堵塞了日貨傾銷一最大漏洞。奉天紡紗廠在我國抗日勝利後，由東北生產管理局接收，改組為瀋陽紡紗廠，由楊之屏主持，對安定東北物價、供應國軍被服需要，發揮了很大功能，真是想不到當年的建設竟澤及

廿年後。此外在礦業方面，在日人所經營撫順、鞍山、本溪等礦業外，自行開採了鶴崗、烟臺（非山東烟臺）、穆陵等煤礦，並利用英國資本開採了阜新、北票等煤礦。其中穆陵煤礦工程人員孫越崎、張華夫、湯子珍、胡偉三等均為中國工業界領導人物，其中孫越崎且成為主管全國工業礦山的資源委員會委員長。

總之，東北自民國六年以後的各種建設飛躍進步，凌駕關內各省之上的原因與動力，完全係由於王永江的清丈土地、整頓稅收、維持金融安

定所致。王永江在其在職最後時期，更進行了一項重大挽回利權行動，他以日人經營之南滿鐵路及安奉鐵路，用地一再私自擴展，在其區域之內，我國稅務行政力量不能達到。同時，安東、寬甸、輯安、臨江等縣，隔鴨綠江與北韓接壤，綿亙五百餘里，許多商民藉與日人往來向不納稅，甚至貨運持有日商發貨票單者，亦皆一律免稅放行，每年稅收損失頗鉅。王永江開始着手整理，與日人交涉尚未成功時，即因反對張作霖進關遼爾辭職。其後，主持東北稅收人士，根據王永江

原來設計，運用各種方法，要求日本鐵路用地內商人亦需照章納稅，並購用中國印花，因此在民國十七年以後，每年稅收又增收二千數百萬元之鉅。

良謀見棄王氏隱退

王永江的政治主張，在本文中前已述及，即他認為：「東北山環水抱，自成一體，而土地之廣、資源之富，均超越歐洲捨蘇俄外任何大國。故東北為求生存存於強鄰覬覦之下，亟宜閉關自守，保境安民，埋頭建設，效法錢武肅王之偏安江浙福東南，而今日造福於東北。內地之羣雄逐鹿決不參與，不論誰控制北京政府，東北均一律遙致擁護，蓋一隅之偏安，亦所以存國家之命脈也。」

張作霖則不然，當年他正予智自雄，心營四海，其自視之高，在軍事上不作第二人想，並認為掃蕩羣雄，統一華夏僅指顧之間事耳！因此遂有直奉戰爭，敗則須雪恥復仇，勝則亦需裂土酬庸，一念之差遂形成，武將爭欲立功，策士尤待富貴，張作霖在此種形式下，實亦欲罷不能。張作霖之末次入關，王永江以去就作最後之懇諫，但張正值奉直戰爭大勝之後，雖有郭松齡之變，而救平甚速，元氣未有若何損傷。環顧中原，大敵吳佩孚已倒，曹錕不過依賴吳佩孚之庸才，當非在其考慮之中；自詡來襲從戎，三造共和與民國同其休戚的段祺瑞，早已無兵無勇，昔日煊赫早成過去，今日之段祺瑞能否執政，胥賴奉軍之是否支持；至於吳佩孚舊部馮玉祥，藉倒戈竄起，其力量終屬有限，在張作霖眼中不過是一個跳梁小丑，尤其對其倒戈之舉對己雖有利，但心中實則不齒，遂有環顧中原、捨我其誰之感？張作霖千算萬算，萬料不及在廣東的革命勢力，在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，由蔣總司令承其衣鉢，並發揚光大，形成一股無可抗拒的革命勢力！

軍政會議一段爭執

張作霖末次入關之前，曾舉行東北重要軍政會議，張作霖居中而坐，王永江與楊宇霆分坐左右，對當時關內局勢作了深入分析，並對奉軍力量作了精闢的檢討，咸云今日係入關爭王爭霸之良機，否則機會一失將難重逢，在張作霖頻頻點頭中，遂決定了大舉入關之舉。張作霖忽然想起王永江今天有如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，他覺得



張作霖（左）與張宗昌（左二）吳佩孚（右二）張學良（右）等合影。

奇怪，遂云：「帳源，你怎麼今天沒有表示意見？」王永江答以我沒什麼意見；張作霖又云：「不要看今天會開完了，但是如果你有意見，仍然聽你的！」王永江一再以「成事不說」為辭，張作霖則再三促其發言，王永江不得已乃重申其保境安民，不必捲入關內漩渦的主張。張作霖立即向大眾宣佈說：「好，一切照王省長的主張，不再入關。」

當晚，主張入關者羣集張作霖官邸內，一堂羣彥，將今比古，陳說萬端，咸認奉軍今日不進關掃平直系，將如項羽當年將秦陝之地拱手讓與劉邦，而貽萬年之恨。並云吳佩孚有如百足之蟲

死而不僵，機會來臨仍可東山再起，屆時再與其爭霸關內，其困難不知超過今日若干倍。張作霖翌日遂食言，再度宣佈奉軍總動員向關內進發。

王永江見自己政見不行，感古人「以道事君不可則止」之義，乃憤而辭去奉天省長等所有職務，惟東北大學校長一職除外，不待張作霖批示，即行過返原籍。張作霖自北京迭次來函慰留，王永江則堅不重返奉天，在覆函中有「……江麋鹿之性，祇宜疏放山林！」等。

張作霖入關後，雖一度以大元帥名義控制北京政府，然其散在長江以北各部隊，連連遭到蔣

總司令率領的國民革命軍所挫敗，張作霖知事不可為，於拒絕日本誘惑與革命軍在關內拼戰詭計後，率大軍過返關外，在即將抵達奉天郊外之皇姑屯，南滿鐵路與北寧鐵路交會處，為日人預伏炸藥炸成重傷，不久即行逝世！

張作霖於逝世後，張學良繼掌政權，旋即宣佈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，歸順中央，使中國重歸統一。日人深恐中國由茲強大，乃於民國二十年發動九一八事變，繼而又發動七七事變，而使共黨坐大，國事之壞，由此而始。轉念今日之流離轉徙，華夏陸沉，不禁令人扼腕痛惜也！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定價壹幣肆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亮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，定價壹幣肆拾元。

談戴笠將軍的名著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中外文庫 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 定價伍拾元

「極親密的戰鬥夥伴。冒險犯難，出生入死，足跡遍大河南北，長江兩岸，有數不清的英勇偉烈事迹，可歌可泣的經歷。本書收集喬家才先生追懷戴笠將軍最富代表性的傑作，包括：「空前國難」「華北之行」「陪都重慶」「太行兩年」「陝西緝私」「後套練兵」「太原肅奸」「將星殞落」等篇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。」